



白天的猫头鹰

——意大利当代中篇小说选

北京出版社



白天的猫头鹰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名著丛书

——

白天的猫头鹰

——意大利当代中篇小说选

袁华清 译

北京出版社

白天的猫头鹰

——意大利当代中篇小说选

袁华清 译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 51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5 印张 177,000 字

1984 年 9 月第 1 版 198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1,100

书号: 10071·524 定价: 0.92 元

序

不久前，我们曾有机会拜访过意大利著名作家、曾任国际笔会主席的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请他介绍一下当代意大利小说创作的概况。

“意大利当代文学的特征是个体性……在今日的意大利，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流派；每个作家走自己的道路，写自己爱写的内容，采用自己认为最合适的表达方式，”莫拉维亚用这么几句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意大利文学的现状。

回顾一下意大利小说近四十年来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不得不承认莫拉维亚的话是对的。

一般认为，当代意大利小说经过了两个发展阶段，现正处于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始自四十年代，终至五十年代中期。意大利小说的个体性这时已初显端倪。新现实主义小说的大量涌现虽已形成一股全社会瞩目的强大力量，但莫拉维亚、卡尔维诺和帕维塞等人的不少独辟蹊径的作品也越来越引人注目。诚然，新现实主义作家为我们写下了许多在文学史上熠熠发光的佳作，如卡洛·莱维的《基督不到的地方》、维迦诺的《安妮丝之死》、贝尔托的《满天红》、莱阿的《库迈奥的所见》、奥尔泰塞的《海水洗不净那不勒斯》；不少大作家也写了一些具有新现实主义风格的作品，比方说莫拉维亚的《罗马故事》和稍后的《乔恰里阿女人》，

维托里尼的《在西西里的交谈》，帕维塞的《同志》。然而，新现实主义在文学领域终究不象在电影领域中那么显赫，并没有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流派。莫拉维亚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初出版的小说大都表现资产阶级的空虚庸俗和法西斯统治者的腐化堕落，采用的创作技巧多种多样，或客观描写，或心理分析，或暗喻讽刺，或想象夸张。卡尔维诺则开始尝试用象征、隐喻、科幻等手法进行写作，以鞭挞意大利战后初期的现实。

五十年代中期，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意大利出现的所谓“经济繁荣”对意大利社会生活各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冲击。新现实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消失，意大利的小说创作进入第二阶段：拓展主题、探索新内容、采用新形式的阶段，也即文学的个体性日趋明显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文坛上出了三件大事：长篇小说《豹》（1958）的出版，新先锋派的出现，文学领域的一场论争。

《豹》是文学生涯短得出奇的朱塞佩·托马西·迪·兰佩杜萨的一部划时代杰作。不少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标志着新现实主义小说的终结。它选取的题材已不是新现实主义文学中习见的法西斯的腐朽、统治阶级的倒行逆施、抵抗运动的经历或社会中下层的坎坷境遇，而是十九世纪一个西西里贵族世家的衰微陵替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迅速崛起。采取的表现手段也与新现实主义小说大相径庭：记实性的客观描叙段落少了，出现了大段独白和介乎梦幻与现实之间的场景。

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先锋派是以山贵奈蒂、波尔塔、曼加奈里、马莱尔巴、阿尔巴西诺等人为代表的。数年后，他们在1963年的巴勒莫会议上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六三年集团”。尽管他们内部有许多意见分歧，但在诗歌和小说的创作方法上有不少共同看法。他们之中的小说家摒弃

传统小说的结构，不再以人们熟悉的写作方式来反映现实世界。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既是自身又是他人，既象这又象那”；词藻在他们笔下往往“失去惯常含义，获得了新的内容”；他们叙述的事件常常是“现实中从未发生过的”；他们的小说“与直线发展的小说毫无共同之处，是一个首尾衔接或不分首尾的圆圈”；“这一切都是为了证明：世间万物的主要特征是荒谬”。新先锋派小说的上述特点在阿尔巴西诺的《小假期》（1957）、《超级赫里欧加巴洛》（1963）和《罗迪的美人》、曼加奈里的《悲喜剧》（1964）、马莱尔巴的《蛇》（1965）和《翻腾》（1968）中得到比较全面的表现。

不久，以卡尔洛·卡索拉为代表的一批忠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家公开表示对新先锋派的反感，认为他们这种离弃写实原则、不顾语言规范的做法是对文学纯洁性的污染，是接受外来影响的恶果。新先锋派作家则指责传统派作家墨守成规、思想僵滞、食古不化。

应该指出的是，从整体上看，新先锋派只占二千来名意大利作家中的很小一部分。他们尽管被人称作“六三年集团”，其实并没有一个严谨的纲领或统一的准则。他们也并非绝对抛弃写实原则，如马莱尔巴的成名作《字母表的发现》（1963）和阿尔巴西诺的《伦敦来信》便基本上是写实的；前者勾勒乡村生活的若干片断和瞬间，后者用朴实无华的笔触叙述一位意大利姑娘在异国他乡的凄楚境况。

这一阶段中，大多数作家认识到时代已发生变化，他们在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前提下，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纷纷进行探索和试验，以期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卡索拉、娜塔莉娅·金兹布格和夏侠在这些作家中是较有代表性的。金兹布格在以白描写实披露资产阶级家庭生活的各个侧面的同时，常常采用联想、幻觉等

手段；而在夏侠的用类似报告文学的笔法刻划西西里世态人情的小说中，则时不时能看到电影蒙太奇式的情节结构。

六十年代末，“六三年集团”实际上解体，新先锋派渐渐销声匿迹。作家们各逞其能，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摸索探步，意大利小说创作进入第三阶段：个体性空前突出的阶段。莫拉维亚、巴萨尼、托比诺和西洛内的作品基调是写实，但也汲取许多新颖的文学创作方法，如人物描写的心灵辩证法。伏尔波尼、普里莫·莱维等人从“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撷取素材，以介绍工艺流程或生产过程作为小说外壳，纳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导至一种新文学体裁——工业文学——的诞生。布扎蒂的作品大多用超现实的艺术构思着意描绘人的内心恐惧和惶惑不安。索尔达蒂师承十九世纪的黄昏派，刻意表现人的孤寂和迷惘、对现在的厌恶和对以往的眷恋。而马莱尔巴、曼加奈里等当年的新先锋派则写起了形式创新、情节离奇，但却是立足现实、针砭时弊的政治讽刺小说。

著名评论家贝拉尔迪奈里在谈到意大利当代文学时指出：“今天的诗歌和文学经过不久前的彻底和真正的死亡后，重新变得真正和彻底地不可摧毁了……一种新的文学和一种新的诗歌必然会以不可抵御的力量出现在人们面前。”他的这番话前半部未免有些骇人听闻，后半部则失之过于乐观，但也许可以代表意大利文学界一部分忠于现实主义传统的人对过去的评价和对未来的希冀。

这个集子收了在国内外具有较大影响的意大利当代作家卡尔维诺、夏侠、马莱尔巴以及娜塔莉娅·金兹布格的著名中篇小说各一篇。这些作品分属三个阶段，风格各异，写法不同，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当代意大利文学的时代特点和这些作家在某个特定时期的写作特点。从内容上说，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以各种不同

方式反映了时代现实，揭露了丑恶的社会现象，掀开了西方世界黑幕的一角，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和认识价值。卡尔维诺的《阿根廷蚂蚁》通篇象征到底，揭露战后初期意大利社会的弊端。金兹布格的《瓦伦蒂诺》以近似于自然主义的客观写实手法塑造了两个“二十世纪的多余的人”的形象。夏侠的《白天的猫头鹰》抨击上层社会与黑手党沆瀣一气，带有报告文学性质。马莱尔巴的《莫奇科尼》用新颖的形式和有趣的情节鞭挞罗马和意大利的黑暗现实。

这四个中篇是上述各位作家的代表作，在当代文学史上已有定论，在国外已被广为翻译。如果读者看完后，认为它们的创作方法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它们反映的内容有助于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本书译者将感到甚为欣慰。

译 者

1983年10月

目 录

阿根廷蚂蚁·····	伊塔洛·卡尔维诺 (1)
瓦伦蒂诺·····	娜塔莉娅·金兹布格 (38)
白天的猫头鹰·····	莱奥纳尔多·夏侠 (77)
莫奇科尼·····	卢伊吉·马莱尔巴 (177)

阿根廷蚂蚁

伊塔洛·卡尔维诺



伊塔洛·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 1923—), 出生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城, 父亲是农学家, 母亲是教师。两岁时, 他随父母回国, 定居意大利西北部

工业重镇都灵。嗣后, 他在这里受到系统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他离开母校都灵大学, 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后, 他在从事新闻和出版工作的同时, 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

卡尔维诺的一部分作品取材于现实, 反映意大利游击队员抗击德国纳粹分子和本国法西斯分子的斗争, 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 如《蛛巢小径》(1947), 《参战》(1953), 《建筑业投机》(1957), 《烟尘》(1958)。他的另一些作品或是用科幻形式隐喻现实, 或是以象征手法针砭时弊, 如《阿根廷蚂蚁》(1952), 《宇宙奇趣》(1965), 《看不见的城市》(1972), 《命运交叉的城堡》(1973), 《如果在一个冬天, 有一位旅人》(1980); 这些小说被人纳入

了两三年时间精心搜集编写的《意大利民间故事选》（1956）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和“意大利式的格林童话”，1980年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后，被《时代》周刊选为同年度最佳作品。后来汇集在《我们的祖先》中的三部童话性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1952）、《爬上树的男爵》（1957）和《不存在的骑士》（1959）——以其别出心裁的构思而深受欢迎。1966年问世的短篇小说集《马尔科瓦尔多》也是儿童文学中的佳作。

卡尔维诺在西方享有很高声望。欧美评论家认为他是意大利当代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欧洲当代文学的旷世奇才，在西方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美国著名评论家约翰·斯特罗克称他是“意大利最独出心裁、最富有创作才能、最有趣的寓言作家。”约翰·厄普代克认为卡尔维诺的《宇宙奇趣》是一个“尽善尽美的梦”，要想了解当代文学，这是一部非读不可的作品。约翰·巴思指出：“他一只脚站在以卜伽丘、马可·波罗和意大利民间故事为代表的典型意大利式的叙述手法上，另一只脚站在现时的巴黎结构主义上；一只脚跨进了幻想世界，另一只脚留在客观现实中。”

《阿根廷蚂蚁》（*La formica argentina*）初版于1952年。据董鼎山先生介绍，“这个中篇小说的不寻常题材，表明了卡尔维诺作品的特色，”在欧美被推为“二十世纪的一篇文学杰作”。墨索里尼政权崩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人们对战后的形势充满了希望。然而，伊塔洛·卡尔维诺在这部作品中表明，“刚刚开始的新生活并未给我们带来愉快和欣慰；相反，我们陷入了新的、永远无法摆脱的烦恼。”造成这种恶果的罪魁祸首便是阿根廷蚂蚁——意大利社会各种痼疾的象征。在“蚁害”面前，有的人否认自己是受害者，有的人采取各种对策，但收效不大；当局的代表——抗蚁局职员包迪诺——则名为给蚂蚁下毒，实际上是给它们喂补药，原因在于他本人就酷似蚂蚁，而抗蚁局便是当地所有蚂蚁的大本营。一般居民对当局的助蚁为虐行径只会在背后发发牢骚，不敢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小说末尾有几段色彩斑斓绚丽的超

“魔幻现实主义”范畴。卡尔维诺还热心于为小读者写作。他花现实主义式的描绘文字，寄托了作者对未来的憧憬。

我们搬来住时，对这儿的蚂蚁一无所知，满以为往后会过得挺惬意。天宇碧净，草木翠绿，景色宜人——对心事重重的我和我的妻子来说，也许宜人得有点过分。我们怎么能想到这个地方蚂蚁成灾呢？其实，仔细想想，奥古斯托叔叔有一次似乎对我们提起过：“你们在那儿，一定会发现蚂蚁的……那儿的蚂蚁，嘿，跟这儿的可不一样……”不过，他或许是在谈到别的事情时顺口说的，轻描淡写，一带而过。也有可能是我们正在闲聊时突然爬来了蚂蚁，我脱口说了声“蚂蚁”，引出了他的话。我们看到的大概是只离群的蚂蚁，又肥又大（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老家的蚂蚁确实又肥又大）。不管怎么说，奥古斯托叔叔讲的那几句话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地方的赞誉。他对我们说，由于某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的原因，在这儿谋生比较容易，还有可能发家致富，虽然并非十拿九稳。这不单是他——奥古斯托叔叔——的看法，在此地安家的许多人也是这么认为的。

来到这儿的第二天傍晚，我们就已隐约猜出，为什么叔叔会在这儿生活得这么愉快。我们看见，人们用毕晚餐，便披着明亮的霞光，沿着通往乡村的街道，心旷神怡地漫步。我们还发现，另外一些人悠闲自得地坐在桥头纵思遐想。我们找到了叔叔常去光顾的那家酒馆后，心里就更明白了。酒馆后面与菜园毗邻。几个和他一样身材矮小、年事已高的男人在店里海阔天空，信口开河，自诩是他的挚友。我相信这些人跟他相仿，也没有固定职业，靠打零工度日。其中的一个自称是钟表匠：准是吹牛。我们听见他们用个绰号称呼奥古斯托叔叔，大家来回说着这个绰号，还加上一些评语。柜台后面站着一位芳龄早过、体态丰满、身穿绣

花白衬衫的女人。我们见她冷笑了一下：我和妻子觉得，这一切是奥古斯托叔叔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有一个外号，听凭别人跟自己打趣；晚上到桥头稍坐片刻后，到酒馆里去看那位身穿白绣花衬衫的老板娘走出厨房、走进菜园；第二天到任何一片点心店里去卸几个钟头货。他离不开这一切。我们终于明白了，他在我们家逗留的那些日子里，为什么一直惦念着这个城镇。

如果我是个没有任何牵挂的小伙子，或者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业已安排停当，那么这一切也会使我心满意足的。然而，我们当时情况欠佳：孩子久病初愈，我的工作尚无着落，上面那些使奥古斯托叔叔满意的事情我根本无暇顾及。相反，面对这一切，我们更觉伤悲：在这个似乎人人称心如意的城镇里，我们显得格外不幸。几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使我们伤透脑筋，不顺心的事情接踵而至；不过我们对这儿的蚁害仍旧一无所知。毛罗太太指着她租给我们的住房，一遍又一遍地嘱咐，简直令人难以忍受。我至今还记得，为了煤气表的事，她向我俩唠叨了半天。我们只好洗耳恭听。“是的，毛罗太太……我们一定当心，毛罗太太……不会弄坏的，毛罗太太……”我们只顾听她絮叨，以至没有特别在意——但我至今记忆犹新——她的眼睛忽然紧紧盯着墙上，好似在看布告。稍后，她伸出手，用指尖在墙上掐了一下，随即使劲甩手，仿佛指头上沾着污水、砂子或灰尘。我们深信是蚂蚁爬上了她的手指，虽然她自己没说。屋里有几只蚂蚁，就象每所房子都有墙壁和屋顶一样，是很自然的；可我和妻子却总觉得她想瞒着我们，唠叨也好，嘱咐也好，都是为了突出别的方面，掩盖这事实。

毛罗太太走后，我把床垫搬进屋里。妻子一个人搬不动床头柜，把我喊过去帮忙。她走进厨房，跪在地上，开始擦地板。我对她说：“这么晚了，你要干吗？明天再说吧。现在咱们大致收拾一下卧室，准备睡觉。”孩子晒得直哭，先得把摇篮拾掇好，

让他睡下。我们把长摇篮带来了；在我们老家，孩子一般睡在这种摇篮里。屋里有个放摇篮的好地方——一个周围不潮、离地不高、孩子摔下来也不碍事的小土台。我们把塞满摇篮的内衣统统拿出，把摇篮放在小土台上。孩子一搁进去就睡着了。我和妻子开始打量这间屋子：四堵墙壁，一个天花板，中间有道隔墙，屋子被分成两半。“对，对，刷成白色，一定刷成白色，”我膘了一眼天花板，回答妻子道。我拐起胳膊肘，推搡着她来到门外。她想去看看设在左面那个棚子里的厕所，但我却打算和她一起到庭院里去蹓蹓。新居的四周是庭院：两片荒芜的土地，原先大概是花坛或苗圃；中间横着一条阡陌，上面搭着铁架，以前大约攀缘着野葛、南瓜秧或葡萄藤，现在是光秃秃的。毛罗太太原先答应把这个庭院交给我们使用，种点蔬菜瓜果之类。她不想另收租金，因为这两块地已经荒弃多年了。但她今天对此事只字不提，我们也避而不谈，因为面前有许多更加紧迫的问题亟待解决。就这样，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到庭院里蹓了一趟，为的是熟悉环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摸清情况。我生平第一次觉得，终于有可能过上安顿日子了。今后，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到庭院里来散步，我们的心情将越来越愉快。这些是在我脑子里盘旋的念头，我没跟妻子讲。我渴望知道，她是否也有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让她到庭院里来走走，已经获得预期效果：她此刻讲起话来温柔动听，稳重得当；我去挽着她的胳膊，也没有被她推开，尽管这种亲昵举动在目前并不合适，因为我们的生活尚未安排停当。

我们手挽手，一直走到庭院尽头，看见了篱墙那边的雷吉瑙多先生。他手里拿着喷雾器，正在房前房后忙个不停。我和他相识是几个月以前的事，当时我到这儿来和毛罗太太洽谈租房事宜。我和妻子贴近篱墙向他问好，我把妻子向他作了介绍。“晚上好，雷吉瑙多先生，”我说，“您还记得我吗？”“噢，当然记得，”

他说，“晚上好！这么说来，您成了我们的邻居罗？”这位先生个子矮小，穿着睡衣，戴着草帽，架着一副大眼镜。

“哦，咱们是邻居，嗯，邻居之间嘛……”我妻子嫣然一笑，说了几句客套话。我很久没听她用这种细声柔气的语调讲话了；但我并不觉得不愉快，相反，因为自己用不着听她发牢骚而颇感高兴。

“克劳迪娅！”我们的邻居喊道。“过来，这是劳莱利别墅中的新住户！”我感到很蹊跷，因为以前从未听人用这个名字称呼我们的新居（后来才知道，这座房子的最早的主人是劳莱利）。雷吉瑙多太太应声从屋里出来，她又高又胖，一面往外走，一面撩起围裙擦手。他们夫妇俩对我们很热情，很客气。

“雷吉瑙多先生，您提着喷雾器干什么？”我们问道。

“嘿，蚂蚁……这些蚂蚁……”他边说边笑，仿佛不把蚂蚁当回事。

“唔，蚂蚁？”我妻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她的语调又象往常那样客气，然而冷漠了。在陌生人面前，她总是装出一副专心听他们讲话的样子，并且时时用这种若即若离的口吻插上一两句话。不过她从来没用这种声调对我讲话，即使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也没用这种口气。

我们彬彬有礼地和邻居告别。周围虽然有热情友好的邻居，但我们没时间和他们侃侃交谈，我们无暇充分享受这种乐趣。

回到屋里后，我们打算马上睡觉。“你听见了吗？”妻子问。我聚精会神地听了一阵，是雷吉瑙多的喷雾器在嘶嘶地响。妻子走到洗碗池边，想接杯水。“给我也接一杯，”我边说边脱衬衫。“哎唷！”她嚷道，“快来！”她在自来水龙头上发现了蚂蚁。一队蚂蚁正顺着墙壁往下爬。

我们打开灯。两间屋子共用一盏灯。一列密匝匝的蚂蚁队伍

在墙上爬动。它们来自门框方向，但蚁巢在何处，却无从得知。蚂蚁现在已经爬到我们手上了。我们张开手掌，凑到眼前，仔细观察它们的模样；同时不停地转动手腕，以免它们顺着胳膊往上爬。这种蚂蚁体型很小，几乎无法捉住。它们一刻不停地爬动着，好象跟我们一样浑身奇痒，不动不行。我突地想起了它们的名称：阿根廷蚂蚁；是的，它们被人叫作阿根廷蚂蚁。以前我曾听说过这个城镇里有阿根廷蚂蚁，这是肯定的；但只有现在才明白，这个名称和一种什么感觉联系在一起：一种难以忍受的、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消除的痒感。使劲挥动胳膊也好，拼命搓手也好，全都无济于事，因为总会有几只蚂蚁顺着胳膊或袖管，悄悄爬到我们身上来的。这种蚂蚁被掐死后，象一粒粒黑色的小细砂似地往下掉，但它们那股刺鼻的蚁酸味却久久地留在我们的指头上。

“这是阿根廷蚂蚁，你知道吗……”我告诉妻子。“是从美洲来的……”我不由自主地操起老师教学生的腔调，但没说几句便已后悔莫及，因为她最不能容忍我用这种口气对她讲话。她大概很清楚，我只有心里没把握时才用这种语调说话，因此每逢这种时候，她总要抢白我几句。

可是这回她却仿佛没听见，全神贯注于用手掌拍打墙上的那队蚂蚁，试图拍死或驱散它们。结果是，一些蚂蚁爬到她手上，其他蚂蚁四散奔跑，满墙皆是。她匆忙拧开水龙头，一面冲手一面往墙上泼水。墙面虽已泼湿，蚂蚁却继续在上面爬动。她手上的蚂蚁也没冲掉。

“你看，屋里有这么多蚂蚁！你看，”她反复说道。“屋里一直有蚂蚁，只不过咱们现在刚发现罢了！”仿佛蚂蚁早被发现的话，事情就会大不相同似的。

我劝道：“唉，算了，算了，不就是几只蚂蚁嘛！现在咱们睡吧，明天再想法子！”我又加了一句：“算了，算了，不就是几